

摸蛳螺，喂蛳螺

周建强

宁波人大多唤“螺蛳”作“蛳螺”，有两句经典老话说出了宁波人与蛳螺的紧密关系：“三天弗吃鲜，蛳螺带壳咽”，“三十年夜下饭多，还差一碗割蛳螺。”从小在宁波水乡长大的孩子更是对蛳螺怀有特殊的情感，在摸蛳螺、吃蛳螺中慢慢长大。

小时的夏天，我们几乎天天泡在河水中，由于河泥很有肥力，在缺少化肥的年代，河底的淤泥常被水泥船运到早稻的育秧苗床作基肥。每年的清淤使河流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深度，让我们可以在桥上纵身一跳入水中尽情玩耍，玩累了才开始摸蛳螺。摸蛳螺也很有讲究，实践使我们知道什么地方蛳螺多，什么地方摸来的蛳螺干净。蛳螺喜欢干净，喜欢往上爬，最喜欢“住”在桥梁或者河埠头的石板的夹缝中，也喜欢呆在有沙子的干净的水下，所以在河埠头水中的石板间、石板旁摸来的蛳螺，不仅个大而且清爽，而在河道两岸摸上来的蛳螺由于生长在淤泥中，体内泥质较多。如果水下石板的缝隙可以伸进手掌，那么就可以潜在水中一只手把里面的蛳螺摸出来，另一只手待在外面手心向上接住，一下就是一大把，拿出水面把大的挑选出来放入盆内，然后把小的蛳螺放生。过几天再去这些地方摸，蛳螺又挤在了一起。如果是在码头的水中，可以从河底手心朝上慢慢地贴着石壁往上摸，到水面时会有不少收获。摸蛳螺大都要潜水，随着双脚不停地划动，身体就会慢慢地在水下潜行，双手可以沿着河床不断地搜索前行，碰到坚硬的蛳螺就把它们捏在手中，等换气时再把蛳螺放入浮在水面上的脸盆内。遇到浅水时，可以蹲在水中匍匐着用一只手在水下摸索，一只手推着盛蛳螺的脸盆前进。但在河埠头摸蛳螺时，因为人们洗碗筷时把吸食过的蛳螺壳顺手倒在河中，有时摸上来的一大把蛳螺全是壳，因为手感是一样的，分不清是壳还是真家伙。而从水库里摸来的蛳螺，品质口感远比河流中的要好，泥腥味不浓，但水库由于水深，父母一般不允许去摸。

吃蛳螺很疙瘩。摸来的蛳螺一般不在当天吃，需要“养”过夜。先用清水将摸来的蛳螺反复洗上几遍，倒掉脏水后静静地养着，等到蛳螺将吃到肚里的脏东西全部吐出来后再换盆清水，这样反复几次到第二天水就很清澈了，蛳螺自然就很干净了。吃蛳螺的第二个环节是“剪”，剪蛳螺是件苦差事，需要把蛳螺的屁股剪去。一碗蛳螺剪下来，往往会把食指剪出血泡来。剪蛳螺不能剪得太短，否则吸食时得用很大的力，有的甚至吸不出，只好用针挑。剪子越大越是锋利，割得也越快，上午剪完后放在清水里养着，中午就可炒着吃了。蛳螺一般有三种吃法：其一是炒着吃。先将油烧热，然后把蛳螺放入，配上料酒、生姜、葱等调料，最后放入酱油、味精，一盘透骨新鲜的佳品就做成了。炒蛳螺讲究的是速度要快，火候要足，酱油要最后放。其二是蒸着吃。由于农忙时节来不及炒，有时也把蛳螺加上几只刚从田里摸来的田螺一起放在碗里，浇上雪菜汁，烧饭时一起蒸着吃，口味也是十分清爽鲜美。其三是把肉从壳里挑出来后与嫩笋、荠菜等一起炒着吃，这菜是十分的精细，需要时间与好的配料。

吃蛳螺最好的时候不是在夏季而是在春季，俗话说：“清明螺，赛只鹅。”因为清明时节蛳螺还没到繁殖的时节，不像夏季的蛳螺已有大量的幼螺在母体内生成，口感不好。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吃蛳螺只需花几元钱到菜场上称上一斤已割好的就行，但买来的蛳螺口味远不如过去自己摸来的新鲜了。现在，蛳螺已成了人们生活中的点缀品，不少农家乐中把它作为价廉物美的农家土菜、野味了。如到东钱湖去游玩吃的农家菜中就有一道菜美其名曰“钱湖吻别”，说的就是东钱湖的湖鲜之一——蛳螺，它是人们把酒临风时的佳品之一。只要用嘴轻轻一嘬，蛳螺就立刻“骨肉分离”，就这样永远地“吻别”了，十分的形象生动。真所谓“南风吹吹，蛳螺喂喂，老酒注注”，着实闲情逸致。

总第 5178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本版摄影 胡龙召

从五洞闸到六洞闸大概隔了两条塘路，骑脚踏车的话，约莫半个钟头的路程。先前这一带一直是土石路，奇形怪状的石头七零八落地嵌在年月尚短的泥涂里，仿佛一件件打满补丁的百纳衣铺在松软的大地上。几场雷雨过后，路面便现出了大大小小的洼坑，犹似一张张闭不拢的嘴巴。路的两旁，照例长满了疯也似的杂草。最初，我和村里的几个野孩子就是踩着这些“补丁”和“嘴巴”，踢踢绊绊地闯进“大海”的。

现在想来，所谓“大海”，只不过是观海卫滨海的一带滩涂而已，既没有滔天的碧浪，也没有绵延的白沙滩，只有黄乎乎的天空及其映照下的大片大片的泥浆地，当地人俗称之为“泥涂”。不过，每个夏日的早上，孩子们总喜欢朝大人们喊：“我下海去喽！”大人们相互问起孩子们的去处，也会说：“阿拉某今朝‘靠海’”（音，即去滩涂上捉各种海鲜）去啦。”不称“泥涂”而直呼为“海”，听起来似乎更具浪漫色彩。

海边孩子的少年时代差不多都是这样度过的。记得上了年纪的人说，海里什么都有，只要你有力气。虽说腿上还未长全毛，但孩子们拔泥涂的劲道一点儿也不输于大人们。有几个身手轻捷的，脚陷泥涂仅及脚踝，一脚未落，一脚已起，嘁嘁嚓嚓地一路狂奔，简直如履平地。刚刚还蹲伏在拇指大的洞口的小蟹们，也挡不住这番架势，纷纷钻洞躲避。懂行的人说，这种小蟹叫沙蟹，非常机敏。远远地看，它们露在滩涂表面，吱吱地冒着气泡，似乎很容易捉，但你稍一挨近，它就倏地钻入洞中，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要捉沙蟹，必须伸入蟹洞去取。不过徒手取沙蟹的话，还是颇有难度的，取蟹者一要手臂长，二要速度快。一般沙蟹洞都比较深，有的还有“对头洞”，你挖到这里，它跑到那里，一点办法都没有。长期下海的人根据沙蟹触物即钳的特性，常常往蟹洞内塞入一根绳子，待沙蟹钳住后慢慢地将它牵引出来，这种捕蟹方法俗称“牵沙蟹”。以前必家埭一带也是海涂，当地一直流传着“必家埭，牵沙蟹”的说法。

可惜我吃过无数只沙蟹，却从未真正取到或牵到过一只沙蟹，总觉得那是一门高技术活儿，一般是学不会的。

跟沙蟹的见人就逃不同，躲在洞眼里的蛳子一待人路过，它便会主动地自我暴露。有经验的人常常在相关涂带上将脚稳稳地踏上去，缓缓地陷下来，在周边造成一股足够强大的压力，有蛳子的地方便会朝天射出一股股细细的水柱来。捉蛳人只需张直手板，依着两股水柱构成的一段直线，笔直地向下捞取即可。蛳子洞不像沙蟹洞那样拐弯抹角，一般都是竖直而且光滑的，手一伸下去，两边的涂块便会自动裂开，仿佛专等着你去取。不过动作过慢的话，蛳子也会越陷越深，即使你的手臂没及肩胛，耳朵贴紧涂面，也不一定取上来。而我总是太性急，毫不试探地直下直上，两斤蛳子取下来，食指头和中指头就会开满细细碎碎的口子，浸着咸味极重的海水，吱吱地疼。

不过泥涂上值钱的还是海瓜子，大部分“靠海”的人也是冲着海瓜子来的。捉海瓜子有两种方法：一是捞，一是网。海瓜子一般藏得比较浅，不像沙蟹和蛳子那样有专门的洞眼，它们只静静地潜伏在离涂面约莫一指深的周围，懂“条头”（海瓜子发在涂面上的花纹）的

泥涂上的日子

孙文辉

人，触手可捞。妇女们是捞海瓜子的行家里手，她们弓着腰，左手侧握着小篮，右手尖撮着三指，嘁嚓嘁嚓，边投海瓜子，边甩黄泥巴，犹如小鸟啄米，干脆利落，一气呵成，真是羡慕煞人。而且捞来的海瓜子基本上是大板，特别大的，人们爱称之为“跳板”，很能卖得上价钱。再说捞海瓜子耗力小，衣服也不易弄脏，大人们总三令五申地要求孩子们捞。然而，孩子们哪能管得牢自己的双腿，没半支烟工夫，就开始深一脚浅一脚地四处游荡起来，海瓜子没捞几颗，甚至连篮底都盖不死，发满“条头”的涂面已被踩得一塌糊涂，自然少不了挨一顿臭骂。

我也曾跟着阿姨阿娘们捞过一阵子海瓜子，识得稻穗瓣和鸭脚板两种“条头”，但捞起来总不及她们那样又准又快，往往是对着“条头”四处瞎摸，颇遭人嗤笑。身强力壮的男人们显然不屑于这样细碎地捞，他们钟情于痛快淋漓地“网”。用这种方法抓海瓜子的人都备有一顶接近臂长的网，网线环穿在长方形的铁架子上，架子两边各铸一个半环形的手把。有的网架子是竹制或木制的，太轻，不像铁架子那样能吃泥涂，故不常用。如果网海瓜子的涂带离得比较远，人们还会准备一只“扫桶”——一种专供泥涂上行驶的狭长小船，一头高高翘起，一头垫块橡胶，中间是横杠子的扶手。使用“扫桶”的时候，人只要双手紧握中间的横杠子，左膝单跪在橡胶垫上，右脚用力朝后端，小船便会像鳗鱼一样向前滑动了。

孩子们差不多都不自备“扫桶”，常常赶在刚刚开始落潮之际，就早早地踏着没膝的浪头下涂了，待走至网海瓜子的涂带，潮水也基本上退却了，露出一大片一大片的涂面，又饱满又平整。大人们会点上一支烟，让太阳晒晒涂面，以待海瓜子发出“条头”后再有针对性地网。孩子们显然没这份耐性，趁着刚开始的一股新鲜劲，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东南西北网起来。如果说捞海瓜子是个绣花活，那么网海瓜子就是个力气活了。稚嫩的双手握紧网上的两个手把，像铁耙一样噌地覆下去，尽量让铁架子吃进足够深的泥涂，然后憋着一股气朝自己的胸口平拉、上提，最后吭哧吭哧地将网内满满的泥涂一一筛滤掉，剩下的便是大大小小的海瓜子和其他杂货了。由于网来的海瓜子小板多，价钱自然不及捞来的高，不过一潮下来，我们也能卖个十来块钱，一路上乐颠颠地畅想着如何兑换成奶油棒冰，如何咬着奶油棒冰看《绝代双骄》，如何打瓶酱油向父母们邀功。

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是极有限的。上中学以后，“海”逐渐淡出了大家的生活世界，甚至没有人再提及它曾经如何汹涌澎湃地存在过。



芮成钢 著 51

虚实之间

还有一个更大的画面，那就是这场金融风暴改变了力量对比，让中国一夜之间被推到了前面，我们在世界上扮演更大角色、承担更大责任的那一天提早到来了。不久前我们还在预测，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达到50%，而此刻，当第一季度结束，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00%。那么，我们的方方面面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包括媒体。

这是奥巴马上任后第一次面对全球媒体，他也很兴奋，有人评论他是“上任以来最好的一天”。

他环视会场，说：“好。我还有时间再回答几个问题。我来挑一个记者。”

记者纷纷举手，并不时发出喊声。他把这个机会给了我，理由是“一直很执著”。

我想提两个问题，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也应该是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关注的。但是这种新闻发布会又忌讳提两个问题，因为总要留给别人机会，所以我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

“既然全球的领导人一直在讲要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那么我就想问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潜台词是，您要是不让我问，可太不给发展中国家面子了。

全场都笑了，奥巴马也笑了，他说他可能只选择其中一个问题回答。这当然可以。我其实不仅仅是在提问，而是借着提问的机会，表达中国立场，发表中国观点。有时问题和回答一样重要，甚至比回答更重要。

我的问题是：“首先，您和中国国家主席在此次峰会上进行了成果颇丰的会谈。在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被克林顿概括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小布什时期，形容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利益相关者’——当时的布什政府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关键词来定位中美关系呢？那当然不会是所谓的G2，对吧？”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观点，中方并不认可G2这个说法，它夸大了中国今天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角色。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贸易保护，我上来先抖了个包袱：“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问的。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全球性的对策，但政治本身却是非常本土化的，正如您刚才一直优先选择美国和英国的记者提问，不过这倒没有什么。”

英国和美国一向关系密切，曾经有人笑言布什和布莱尔是同性恋，网络上盛传一个恶搞视频，将他们两人在各种场合下讲话的画面，配上情歌对唱Endless Love的声音，连口型

都对得很像。英国一度被认为是美国的第51个州。此次论坛上，奥巴马和布朗也在相互力捧，他甚至不称“布朗首相”，而是直呼其名“戈登”。

我这样说，实际是暗示他，我了解你们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利坚之间的默契。一语中的，奥巴马情不自禁露出“灿烂”笑容。

随后我才抛出真正想问的核心问题：“问题是，您如何确保糟糕的本土政治不会干扰或消极地影响到正确的国际经贸往来合作？”

奥巴马和布朗最大的不同便是，布朗是一个职业政治家，面对问题表现得很圆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奥巴马，毕竟五年前还只是一个大社区“居委会主任”，作为职业政客的时间短，给人感觉更真诚一些。所以，他认真听了我的问题，并且没有回避，尽管第一个问题在他意料之外。他就职时间不长，火烧火燎的还是金融危机下的国内事务，中美关系固然重要，但清晰的战略尚未出台。有一件事可以证明：直到那一时刻，美国驻华大使还没有任命。大概是因为他还没想好合适的人选。

他停顿了很久，思考如何作答，然后他说：“你的问题都非常精彩。关于第一个问题，你的美国同行们可以告诉你，我最不善于用关键词或短语对事务进行概括了。所以对于中美关系，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到用什么精辟的短语来概括。不过你要是有什么建议，不妨告诉我。我会很高兴地使用它。”

责编 胡晓新